

文物鉴赏系列丛书



碑帖鉴赏

胡月 沈利华著

地质出版社

文物鉴赏系列丛书



碑帖鉴赏

胡月 沈利华◎著

地质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作者积数十年碑帖石刻拓本之经验，撰写出本书。内容大致分为三部分：一是碑帖鉴赏通论，简明扼要地论述碑帖的区分、拓本的种类以及鉴别方法，原刻与翻刻的识别；二是碑帖拓本的鉴赏，对刻石、碑、摩崖、画像记和造像记、石阙铭、墓志、石经、法帖等，配以大量图件，分门别类，予以介绍；三是为收藏和爱好者编列了自三代至唐的伪造石刻简目，以备检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碑帖鉴赏/胡月，沈利华编著.-北京：地质出版社，2002.1

（文物鉴赏系列丛书）

ISBN 7-116-03448-X

I . 碑… II . ①胡… ②沈… III . 汉字-碑帖-鉴赏-中国
IV . J29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2562 号

责任编辑 王 瑛 龚法忠

责任校对 黄苏晔

出版发行 地质出版社

社址邮编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29 号，100083

电 话 (010) 82324508 (邮购部); (010) 82310976 (编辑室)

网 址 <http://www.gph.com.cn>

电子邮箱 zbs@gph.com.cn

传 真 (010) 82310759

印 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¹/₃₂

印 张 9.25

字 数：249 千字

印 数：1—3000 册

版 次：2002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 价：23.00 元

ISBN 7-116-03448-X/K·210

（凡购买地质出版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本社发行处负责调换）

前　　言

笔者自少年时即喜欢收藏石刻拓本。年廿余，始拜天津南开大学朱鼎荣教授为师，从其授业碑帖鉴赏之学，并获观朱先生所藏宋、明旧拓。又蒙先生介绍：得观何楚侯、谢国桢先生所藏善本，并拜见啓元白、张彦生、陈邦怀诸前辈，又结识徐无闻、孟君郁先生。以是每遇疑难，则一一请教诸师、友。由是知识日长，受益良多。日积月累，每遇珍罕旧拓及新出土石刻拓本必详记之，至今得积旧稿盈筐，乃不揣简陋，厘为三编：一为碑帖鉴赏通论，专述碑帖区分，拓本种类及鉴别方法、原刻与翻刻之识别；次为碑帖拓本鉴赏举要，凡列刻石、碑、摩崖、画像记与画像记、石阙铭、墓志、石经、法帖诸目，择要一一介绍；末编附列上古迄唐历代伪刻之目，以便藏家检索。今成此《碑帖鉴赏》一书，一是上谢恩师教我苦心，二是自思两鬓多斑，应对历年所学为一总结，三是为公诸同好，作为引玉之砖，求其斧正，有以教我是幸。

本书承副手沈利华君撰稿中多付努力，学生李金友、王玉琦君为此书复印版图，稿成由唐石父前辈校理，于此一并致谢。

天津胡月、沈利华记于双宿斋

一九九九年元月

目 录

一、碑帖鉴赏通论	(1)
(一) 碑与帖浅谈	(1)
(二) 碑帖拓本简述	(2)
(三) 碑帖拓本的鉴定	(6)
二、碑帖拓本鉴赏举要	(16)
(一) 刻石 (周一汉, 36件)	(16)
(二) 碑 (汉—唐, 256件)	(47)
(三) 摩崖 (汉—唐, 68件)	(194)
(四) 画像题记和造像记 (汉—北魏, 28件)	(229)
(五) 石阙铭 (汉—六朝, 24件)	(241)
(六) 墓志 (汉—唐, 49件)	(249)
(七) 石经 (汉—清, 7件)	(270)
(八) 法帖 (晋—清, 30件)	(274)
三、历代伪造石刻简目 (三代—唐)	(286)

一、碑帖鉴赏通论

(一) 碑与帖浅谈

碑帖二字，在文物品目分类和鉴赏中是一个专用名称。但是，碑和帖实际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碑在我国古代原指立于庙门、冢墓前没有文字的一种特定的竖石。西汉，开始在竖石上书刻文字，形成后世碑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开始出现具有碑额、碑身、碑趺（即碑座）的完整定型的石制碑刻。我们今日谈碑，则有狭义和广义两解：从狭义上说，它仅仅是诸多文字刻石中的一种；从广义上看，碑则可包括帖以外的所有各种形式的文字刻石，即包括刻石、碑碣、墓志、塔铭、摩崖、造像题铭、刻经、画像榜题、石阙文字……

帖的本义原指古人书写在丝帛上的字迹。后来，把流传于世的前人尺牍、书疏以及名家诗文、信札，统统称之为帖。北宋以来，将历代名人墨迹摹勒上石（或刻木），即后世之所谓“帖”者。刻帖之始在历代著录中有南唐刻《昇元帖》、《保大帖》之说，但未见原石和原石拓本传世。所以，一般地说还应以北宋官刻《淳化阁帖》为最早。

从上面所述可见碑与帖是不同的。至于碑与帖的主要区别，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①从碑、帖的功用上看，刻碑的目的是通过碑文为碑主颂德或谀墓，而刻帖的目的是把历代名家书迹刻制成复制品，供学习书法者研习、临摹；②从文字内容上看，碑是为表功颂德，故文字有固定规范的格式，而帖多是模刻前人法书，以简札、诗文为多，内容庞杂，多不顾及文字内容，有时

只字片段皆收；③从形制上看，碑多为长方形，形制高大，多是竖石，而帖一般为高不盈尺的横石，帖有刻于石上有刻于木版上的，碑刻则用石，而未闻有刻于木者。

现在流传于世的所谓碑帖，主要是指从碑、帖上摹拓下来的纸本——拓本。因此，谈鉴赏碑帖主要是指鉴定其拓本的真伪和新旧，以及赏析其拓本的书法优劣、特点。

(二) 碑帖拓本简述

将拓纸铺在碑石（或帖版）上，再刷一层白芨水，垫上毛毡，用木椎将拓纸打实，使纸牢牢贴紧石面，其字口凹凸、石花斑驳，一一分明，用拓包沾墨施拓数次，再揭下来，这种从碑石（或帖版）上脱下来的黑白分明的纸本就是“拓本”，也称“脱本”或“拓片”。把“拓片”依行次开条，顺序装裱成“册页”，这种经装裱修饰的“拓本”称“裱本”。

碑帖的拓本因选料、拓工工艺、拓墨时代的不同，流传下来的拓本也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

(1) 朴墨拓和擦墨拓 朴墨拓（图1右），是一种较为精细的传拓工艺，它是以拓包沾墨直朴拓纸，经几次精心施墨，制成拓本能原原本本地反映出碑刻的原貌。凡历年久远、石面凹凸不平、损泐较多的碑石宜用朴墨拓法制作拓本。

擦墨拓（图1左），只宜传拓石（木）面平坦、损泐较少的碑石（或丛帖）。其拓法是用一种特制的长形擦墨毡条沾墨在拓纸上一擦而过，这种拓本只需一次擦墨即可拓成，较朴墨拓省工快捷，而其效果自然不及朴墨拓精细周到，所以，通常朴墨拓本优于擦墨拓本。

(2) 淡墨拓和浓墨拓 淡墨拓（图2右），是在极薄的拓纸上施以极淡的拓墨来制成的拓本，其特色是施墨淡雅均匀，凡碑刻残存笔画、石花，乃至拓纸纸纹都能一一显现在拓本上。这种拓本纸薄墨淡，如秋蝉之翼，故也称“蝉翼拓本”。在传世淡墨



图1 擦墨拓（左）和朴墨拓（右）



图2 浓墨拓（左）和淡墨拓（右）

拓本中，宋代丛帖有一种用“宋麻布纹纸”淡墨拓成的，拓本上麻布纹历历在目，世称“隔麻拓本”。

浓墨拓本（图2左），是一种施墨浓重的拓本。这种拓法在明代盛行，其拓本墨色沉雄、黑白分明，但往往制成的拓本有墨淹字口之弊。在清代康熙、乾隆间有用桃花纸、油烟墨拓帖，拓本乌黑光亮、耀人眼目，这种精致的浓墨拓本又称“乌金拓”。乾隆年间《御刻三希堂法帖》刻成，用内府御制墨佳纸传拓以赐王公大臣，这种珍贵的浓墨拓本称“御制墨拓本”。在文化不发达的边远地区，拓本用料粗糙，四川有捣煤炭和胶传拓碑刻的，这种拓本称“煤拓本”。吉林省集安县《好太王碑》发现于清光绪年间，当时拓本以高丽土纸、黑烟拓制，一摸拓本，满手烟灰，这种拓本称“烟拓本”。“煤拓本”和“烟拓本”是浓墨拓本中的两种劣制拓本。

此外，有用朱砂、洋红拓制碑帖的，这种拓本称“朱拓本”。在“朱拓本”中，以朱砂拓制拓本考究，用洋红传拓的拓本质劣。在墓志拓本中，因藏主家在服丧期内，传拓用蓝靛施拓，这种拓本称“蓝拓本”。朱拓和蓝拓是浓墨拓本系统中的两个特例。

(3) 洗拓本和监拓本 清代乾隆、嘉庆以来，金石学昌盛，著名金石学家黄易（小松）访碑鲁豫，凡发现汉魏古刻，先用碱水洗去碑上泥沙、青苔，使字口残画一一显现，复雇良工，用佳纸淡墨精拓，制成拓本字口清晰，远胜旧拓本。因碱水洗碑所致拓本泛黄，加上细匀的淡墨，极具古雅之致，这种拓本多汉魏古刻，很为后世珍重，称“黄氏洗石精拓本”，简称“洗拓本”。清代刘喜海（燕庭）、叶志锐（东卿），清末陈介祺（簠斋）、罗振玉（雪堂）、陶湘（兰泉）、王瓘（孝禹）及近代周进（季木），每觅良工选佳纸、好墨监制拓本，上钤监拓印记，这种拓本称“监拓本”。监拓本因成本高而所拓份数无多，仅供自藏赏玩和分赠挚友同好而已。历年所见有叶志锐监拓《石鼓文》，陈介祺监拓《秦琅琊台刻石》、《曹望禧造像》，周进监拓《居贞草堂所藏汉晋残石》及罗振玉和陶湘监拓《六朝墓志》，拓工都是极精美

的。

(4) 孤本和珍本 原石久佚，仅存一份拓本传世，这种并世无两的拓本称“孤本”。如《汉·魏元丕碑》、《汉·贞女罗凤墓石》、《隋·启法寺碑》、《唐·温泉铭》、《唐·神策军纪功碑》(图3)，都是无上珍贵的传世孤本。珍本是指虽非孤本，但属传世无多的珍贵拓本。包括：①原石已毁、传世不多的拓本，如《汉·西岳华山庙碑》、《汉·酸枣令刘熊碑》；②碑帖的初拓本，如《汉·曹全碑》“因”字不损本，《北魏·高贞碑》“於王”不损本，《真赏斋法帖》火前本，《快雪堂法帖》涿拓本；③原石流入域外，拓本难得者，新中国成立以前，碑石出土未久，即被奸商盗运出国，这些碑石的拓本国内无多，也属珍本之列，如《汉·左元冀墓石》、《晋·张朗碑》、《北凉·沮渠安周造像碑》等；④传世最旧的宋、明旧拓本，凡原石虽在，而年久风化损泐渐多，这些碑石的宋、明旧拓本，存字较近拓既多，且保存了碑刻的原有风貌，故这些传世的最旧拓本也属珍本，如《秦·泰山刻石》五十三字本、《石鼓文》宋明旧拓本、《汉·孔宙碑》“高”字不损本，都属这一类型的珍本；⑤名人递藏批校本，凡经历代学者、名人递藏、批校、题跋的拓本，因独具学术价值也属珍本，如先师朱铸禹公旧藏《翁方纲批校夫子庙堂碑》、罗振玉旧藏施均甫题跋本《刘平国摩崖刻石》、张大千旧藏《汉·赵宽碑》等皆是。

孤本和珍本在碑帖拓本中，是属仅存或传世无多的善本，除其中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流散国外的，大都归诸国家博物馆、图书馆收藏。但是我们作为碑帖鉴赏者，应时时留意，细心鉴别，如



图3 唐·神策军纪功碑

有奇缘遇到孤本、珍本，应尽心力加以保护，使之不致淹没、毁失，这也是我们每个公民保护文物的天职。

(三) 碑帖拓本的鉴定

1. 识别原刻本与翻刻本、伪刻本

碑帖原刻的拓本称“原刻本”或“原拓本”，依原刻本重刻一石，制出的拓本为“翻刻本”。从传世的翻刻本看，宋代已经

出现，如传世的宋翻宋拓《九成宫碑》、《化度寺邕禅师塔铭》，宋翻《汉·酸枣令刘熊碑》，明代翻刻《汉·夏承碑》、《娄寿碑》及《淳化阁帖》等。至清代乾嘉以后，翻刻本种类更多，从质料上说，有以石翻刻的，有以木板翻刻的，有以大方砖翻刻的，甚至有以灰漆、泥墙刻成者；从类别上说，凡先秦刻石、北朝墓志、汉唐碑碣、摩崖、造像无所不有。在翻刻本中，有的因仓促刻成，钩勒不精，笔画每多错谬，但有的也能做到钩摹、刻工颇精，似可乱真。乾隆年间，无锡秦蕙田据家藏宋拓《唐·九成宫碑》翻刻一石，很是精妙，世称《秦刻九成宫碑》（图4）。北京厂肆林曙声曾在黄泥墙上翻刻《吴·天发神谶碑》，为“黄泥墙本”。这些翻刻本因摹刻精细而颇负盛名。然而不管翻刻本钩摹多么精细，刻工多么高明，它与原刻相比总有不



图4 清·秦氏刻九成宫碑初拓本

碑》（图4）。北京厂肆林曙声曾在黄泥墙上翻刻《吴·天发神谶碑》，为“黄泥墙本”。这些翻刻本因摹刻精细而颇负盛名。然而不管翻刻本钩摹多么精细，刻工多么高明，它与原刻相比总有不

同之处。只要认真审慎，就能发现它们的差异，辨别原刻本和翻刻本。

下面从几个方面谈谈如何鉴别原刻与翻刻：

凡历代刻石、碑碣、摩崖、造像和绝大多数墓志，原石都是以石镌刻。所以，凡拓本无石刻质感而呈现出木纹者，都是木板翻刻本，凡拓本出现泥裂纹的，我们可以断定它是泥板（墙）翻刻本。

原刻经年既久，因自然风蚀而石面剥泐的石花，具天然之趣；而以石凿刻的翻刻本多雕凿痕迹，人为伪造出的石花尤板滞而欠自然。由此可断定石花是自然风化所成还是人为雕凿所致，这也是审定原刻和翻刻的重要一环。

中国书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格，和原刻本相比较，后世所造翻刻本的文字书法，总显得软弱无神，欠高古风韵。以《北魏·张猛龙碑》原刻与翻刻（图5）相对照，原刻书法高古雄强，翻刻则显软弱无力。因此，从书法的时代风格也可判断原刻本和翻刻本。

有些翻刻的历朝墓志，手段极高。清末民初，洛阳的郭玉堂、北京的马小辫翻刻北魏宗人墓志极能乱真，精妙不俗，若不以原刻本细心比较，是容易上当的。但是，只要多多观察、细心比勘，做综合科学的分析，识别原刻和翻刻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最后谈谈伪刻本。“伪刻”是指本无原石所据，仅仅根据一些史料杜撰书写刻成的。如《西汉·朱情残碑》、《汉·孔融残碑》、《汉·营陵置社碑》、《蜀汉·张飞立马铭》、《瘗琴铭》等，都属这类伪刻本。“伪刻”除具有翻刻本在笔画、石花上的弱点外，在文词、书法风格上也漏洞百出，往往是经不起审查比勘的（参阅三、历代伪造石刻简目）。

2. 碑帖拓本纸墨的认识

历代碑帖拓本，所用纸墨各有不同。因此，识别拓本纸墨的时代特征是鉴定碑帖拓本年代的重要依据。

现在，唐代以前的碑刻拓本已无从可见。传世公认的碑帖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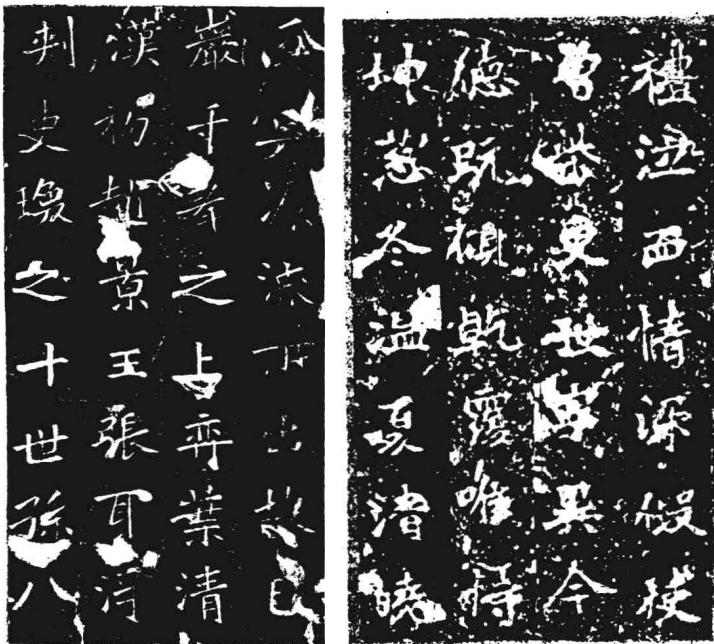


图5 北魏·张猛龙碑
左翻刻，右原刻

拓本也只《化度寺邕禅师塔铭》、《神策军纪功碑》、《金刚经》、《温泉铭》等十数种，都是以纸质坚韧的薄型藏经纸，佳墨传拓，墨色紫黝可鉴，故堪称国宝。清代王虚舟所撰《虚舟竹云题跋》中记载：“雍正六年正月裘鲁青云：见山东新城王氏所藏《集王圣教序》唐拓朱砂本，朱色鲜润，香气袭人，自首至尾丝毫无缺。碑一册，跋三册，盖初刻成时进御者。”可见，唐代已出现朱砂拓本了。

在传世宋拓本中，所用拓纸有白麻纸、构皮纸、竹纸、麻布纹纸等多种。宋白麻纸颜色白中泛青灰色，纸浆粗，纤维长，纸面不甚匀，常有小疙瘩，帘纹亦宽窄不一。构皮纸产于关中，是以构树皮为原料制成的一种微厚质纸，传世关中大型唐碑的宋拓

本多用这种纸。我国江南吴越地区盛产毛竹，用之所制竹纸质薄而匀。宋人用以拓帖，淡雅相宜，极其可爱，见宋拓越州学舍本《灵宝度人经》就是用竹纸所拓。宋代还有一种麻布纹纸，麻布经纬显现纸上，用之拓帖，世称“隔麻拓本”。

宋拓本选墨用工极为考究，朴拓、擦拓均有。《淳化阁帖》初拓本用李廷珪墨，后用潘谷墨。北宋黄山谷云：“禁中版刻古法帖十卷，当时皆用歙州贡墨本赐群臣。”可见其拓墨之精。宋代拓本，纸墨迄今已历800余年，由于和空气接触氧化，墨面每呈现出一层墨霜，这也是宋拓本的一个特点。

明人椎拓全承宋法，碑刻拓本纸质坚韧，拓墨浓重；丛帖拓本则纸色爽白，拓墨浓淡兼有。由于造纸技术的改进，黄棉纸、白棉纸、罗纹纸、竹纸在碑帖拓本上广泛应用。传世明拓碑刻中，嘉靖前拓本多用黄棉纸，作重墨拓；嘉靖以后拓本多用白棉纸，拓墨也较前精细。在明拓本中也间有用罗纹纸和竹纸的。

明代徽州出现了曹素功、方于鲁等造墨名家，徽州造墨水平提高，质量远胜前代，用以传拓碑帖，拓本自然精绝。明代华中甫刻《真赏斋帖》，选用上等黄竹纸、优质松烟墨淡拓，其拓本有“纸如黄玉，墨如蝉翼”之誉。还有，明人冯铨刻《快雪堂法帖》，初拓本称“涿拓”，选用定制纸墨，用擦拓法，字上擦淡墨，行间擦浓墨，这种用浓淡相间的拓法制作的拓本也是别具风采的。

在明代末期拓本中，一些边远地区拓碑采用煤烟拓，所见涪溪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摩崖和西蜀碑刻拓本有用此法。

清代传拓碑帖，用纸种类极多，陕西皮纸、安徽宣纸、白棉纸、连史纸、高丽纸、东洋纸、六吉棉连、江南竹纸都有应用。清代初年拓碑沿用明人旧法，以白棉纸重墨拓者居多。陕西碑估车永昭洗剔碑上苔泥，用佳纸淡拓，是为车氏淡拓本，这种拓本远胜旧拓。乾隆间御刻《三希堂法帖》，初拓赐王公近臣者用特制的桃花纸，以“再和墨”（以内府所存旧墨捣碎加料合成）拓制，称“御制墨拓本”，帖墨光鉴照人，故亦称“乌金拓”。清代

黄小松、刘喜海、张燕昌，访碑传拓，所用纸墨都极考究。至清末陶北溟以罗纹纸旧墨监拓《三希堂法帖·书谱》，罗振玉、方若等选用六吉棉连佳墨拓制墓志，用料之精，前所未有的，传拓技术也同时达到古今鲜有的水平。

此外，清代出土不少丰碑巨刻，如《封龙山颂》、《正始石经》、《刁遵志》、《高贞碑》等。民国初年因修铁路河南邙山出土魏墓志近万品这些初出土拓本，选纸墨皆精，也属珍贵拓品。

分辨不同年代的纸质，全靠平时细心观察审定来积累经验。至于墨色的区分，一般地说，新制的拓本墨色有光，时间越久，其浮光越差。此外，有些拓本经前人考证鉴定，其所拓时期已经明确，这种拓本的墨色即可作为同一时期拓本墨色的标准。如“凿”字本《多宝塔碑》为北宋拓本，它的墨色即是北宋拓的标准墨色；“空王可托”本，为清初拓，它的墨色即是清初拓的标准墨色。依此类推，总结经验，也可以掌握不同年代墨色的标准。

3. 文物、历史知识渊博，方能提高鉴定水平

鉴定碑帖拓本既然全凭经验和目力判断真伪、新旧，所以鉴定者必须知识渊博、耐心细致。对于历史知识、文字演变、书法各时期风格乃至印章、印泥、纸墨、雕刻、拓工都需要一一了解，了解得越深，对于鉴定越有利。譬如我国自汉代以来，历朝每定有年号。我们熟记历代年号，再据碑刻年款，即可作初步断代。如了解“河平”是西汉成帝年号，再据《康孝禹刻石》上“河平三年”的年款，即可初断其为西汉刻石。又如“正光”是北魏孝明帝年号，核以《张猛龙碑》末年款，可知它是北魏碑刻。此外，我国历代文字、书法的演进规律也是鉴定碑帖必须掌握的知识。如谙熟两汉隶书的区别，不难发现《朱博残石》是伪刻，因为其文字笔画细弱无力，不合西汉隶法，复经比勘，更发现其“惟汉河”三字全从东汉《鄧君开通褒斜道摩崖》中摹仿而来，于是识破了它作伪的手段。再者，鉴定者对于每一块碑刻的年代、出土地点、断裂损坏时期，甚至什么时代损坏哪几个字、

哪几笔的基本情况都要了如指掌。如《魏·高贞碑》，清代雍乾间出土于山东德州，所以《高贞碑》就不可能有明拓本。又如《吴·天发神谶碑》毁于清嘉庆十年，所以其原石拓本最晚也应是乾、嘉毁石前拓本，若见到光绪纸墨的拓本，定是翻刻无疑。再如《唐·皇甫诞碑》：“务”字不损本是北宋拓，“初断十行本”是南宋拓，“断纹通贯本”是明初拓，“丞然”不损本是明中叶拓，“三监本”是明末清初拓，“无逸本”是道光拓本。鉴定者对于碑刻本身的这些情况越熟悉，越有利于正确地判断拓本的年代。

除此而外，在鉴定碑帖拓本过程中，审定拓本纸墨、考订签题、题跋、印章的真伪，观察拓本是否有残缺、补配及有无涂描，每一步都必须认真仔细，经反复审定后再做综合的分析判断，若其中有半点疏忽、稍存大意，也容易铸成大错。

4. 旧时碑帖拓本作伪的几种手段

(1) 在碑石上嵌蜡填补

碑帖旧拓因传世稀少，价值往往可观。所以将原碑损坏的字画或碑石断裂处嵌蜡填补，做出未损或未断的样子，捶拓制出拓片，然后装裱充旧拓本欺人，这是旧时碑帖商人为牟利作伪的手段之一。

清中叶以来，金石学大盛，一些学者的著述、笔记中往往言及历代碑刻不同年代拓本存字、损泐的情况，至晚清方药雨《校碑随笔》、罗振玉《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录》于此所记尤详。作伪者即依其所述，将原碑损泐的笔画或断裂处用黄蜡嵌补，复参照原石旧本，在蜡上用刀将笔画一一剜出，再行施拓，制出拓本存字和《校碑随笔》上所述旧拓一致。如嵌蜡在石鼓原石上，做成“黄帛未损本”充明拓本；做成不断的“马鸣寺根法师碑”充初出土拓本。以迷惑一些眼力不高的人。

这种嵌蜡伪造后的拓本，实质是新拓本，首先纸墨年代不符；凡嵌蜡做出有关考据的笔画因非原石固有，故必然与碑上原有文字书法风格不一；嵌蜡与原石接壤处往往可以看出接补处痕迹；嵌蜡者只是在碑上局部作伪，不可能考虑到新旧拓本一些细

微的不同，只要和旧拓本细心一一对照，便可识破。所以在鉴定拓本时从纸墨年代、书法风格，以及注意考据处有无接蜡痕迹几个方面细心观察，同时注意与经鉴定无误的旧拓本对照，就完全可以识破嵌蜡补填作伪的手段。

(2) 原拓涂描与“大裹墨”

旧时碑帖商人为以新充旧，在新拓本上有关考据的损泐笔画，按拓本墨色深浅参照旧拓本笔画用墨涂描成“未损本”，或把碑刻拓本断裂处涂描充“未断本”，这也是碑帖拓本作伪手段之一。10余年前曾在友人处见一册《汉·韩仁铭》精裱本，签题“謂京不損本韓仁銘”。启册细阅，发现“謂京”二字间似有涂痕，另外4行末“爲”字、5行“牢”字和“郡”字却有损泐，这与鉴家所言不符。经在阳光下照出，“謂京”不损实出人工描涂而成，这是以晚清拓本涂描充乾嘉拓本的一例。涂描拓本的作伪者仅仅注意重要考据笔画，而往往忽略一些新旧拓本存字及损泐细微的不同。另外，涂描处与拓本原有墨色总不会完全相同，尤其怕在阳光下照出。所以只要见到疑点，细心分析对照，是完全可以识破的。

另一种涂描作伪的方法是用墨先把拓本上已损的字涂成完整未损之状，并以墨涂盖石花，再用墨将拓本全部涂描过墨，最后上一层白矾水以掩盖其作伪，通常称这种作伪手段为“大裹墨”。“大裹墨本”往往用厚纸裱背成册，即使在阳光下也难透照出来。然而，既是作伪就必然有其可攻的弱点：一是涂描的石花阴湿板滞，二是往往细微考据处涂描的与旧拓不符，三是真的旧拓本墨色坚亮，涂描本则墨色虚暗。有鉴定经验的人对于拓本上涂描、裹墨的痕迹及“大裹墨本”上白矾水后泛出的白痕是不难识破的。

(3) 影印本染色、描墨和缺页补配

传世宋明旧拓珍本因传年既久，往往有缺页的情况，为弥补这一缺憾，以往有以纸墨相近的晚拓或翻刻配补装册，以充完整。如一时找不到相应的拓本补配，就有以采取影印本单页作伪